

我的两个学生

程代展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一、引子

窗前，对面楼房的灯光一盏盏地灭了，夜已深。我无意间又打开笔记本电脑，回看今天答辩后的留影。那两个女孩，就像我嫁出去的两个女儿。五年的相处，多么熟悉的身影。心底浮出一丝成就感，夹杂着一缕不舍和一点歉意。这五年的种种又不禁浮上心头……

二、录取

五年前，她们入学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张茜茹来自上海工程大学，李招弟是哈尔滨大学毕业，一个是 985，一个是 211，都满足清华大学系统科学学院“潜规则”对第一学历的要求。那年，报考我研究生的有五人，一个导师一年只有一个研究生的招生名额。

考前，物理系的王承彪带着张茜茹到我办公室见我。我喜欢打桥牌，王承彪是我的牌友。张

茜茹穿一身得体的白色连衣裙，个子高挑，眉清目秀，举止端庄，一见就让我心存好感。我问她几个数学分析和线性代数的基本问题，她大概没想到我刚见面就会“三句不离本行”，没有心理准备，有点慌张，王承彪连提示带打岔，让她大体过了关。我知道她是自动化专业毕业的，就嘱她多花点精力准备数学。

笔试之后，李招弟和张茜茹俩人成绩领先，入选面试。李招弟总成绩高出几分。张茜茹仅英语就比李招弟高了近 30 分，李招弟是数学专业毕业，专业基础课成绩比张茜茹好许多，这让我心里的天平多少有点向她倾斜。

面试的第一项，是学生用英语介绍自己。然后回答面试官的问题。这次，张茜茹表现得十分出色。她的自我介绍生动流利，不仅介绍自己的学习历程，人生目标，还提到自己的业余爱好：弹钢琴和画画。从长相、举止到言谈，她是一枚

妥妥的大家闺秀。

面试时我才初次见到李招弟，她身材稍矮，小花短衫加蓝色长裤，还是一副学生打扮。论长相，她也五官端正，有几分小家碧玉的味道。她的自我介绍也还顺畅，只是当我用英语问她：你原来是数学专业的，为什么会来考系统科学学院？她却没听懂。我又重复了一遍，她才嗑嗑吧吧地答了一句，有点答非所问。

她们用中文回答的专业问题，我印象不深了，大体都还过得去。综合笔试与口试，她们俩似乎打了个平手。其他几个参加答辩的老师没有什么倾向性的意见，于是，她们的去留就看我的选择了。

第二天正赶周末，打完牌，王承彪拉我去吃饭。饭桌上，他有意无意地问起口试的事。他还告诉我，张茜茹的父亲张志强是他大学同学，现在是上海工程大学自动化学院院长……我对张志强虽不熟，但也多有耳闻。我对这两个学生本无太大的偏向，经不起王承彪的游说，遂将录取的事定了下来。

周一在食堂遇到王欣教授，聊起考研的事，他得知李招弟未被录取，有点吃惊。他说线性代数附加题是他改的，那道题很难，李招弟是唯一答对了的考生。我吃了一惊，就到办公室借试卷来看。李招弟的解法很巧妙，我心头有点失落，怅然离开办公室……

第二天碰到王欣，又聊到招生的事。他看出我对李招弟的不舍，对我说，报他的学生成绩不够，他愿意把今年的招生名额让给我。我喜出望外，于是那年，我招了两个研究生。

三、入学

研究生与大学生不同，没有班级和同班同学的概念，每个人都很独立，同一个导师的学生通常以师兄、师姐、师弟、师妹相称。我通常会指

定一位高年级的学长带一个新生。二年级的杨敏和博一的郝剑秋被分别指派给张茜茹和李招弟。这其实是一种非常松弛而自由的结合，存在的时间可能很短，只是新生入学时的“导游”，也可能成为研究生阶段的长期学术合作者。

研究生两人一个宿舍，巧的是杨敏的室友刚毕业，张茜茹就被分到杨敏宿舍。这些事我并不过问，自有研究生处的老师安排。没过多久，据说是因为作息习惯上的一些矛盾，张茜茹在校外租了间房子，就搬走了，而李招弟被转到杨敏宿舍。过了半个学期，听说张茜茹又搬回来了。

人跟人的关系有时说不清楚缘由，杨敏同李招弟似乎很投缘。在我的印象中，杨敏是一个很沉稳的女孩子。这回她却跑来跟我说，她想跟李招弟结伴。我问她是不是跟张茜茹闹矛盾了，她一口否认。这本不是什么大事，新生也还没进入课题，征求了郝剑秋和张茜茹的意见后，我就让郝剑秋带张茜茹了。

开学不久，张茜茹的父亲张志强到北京开会，经王承彪联系请我吃了顿饭。酒酣耳热之际，他郑重其事地对我说：“陈兄，我这就把茜茹托付给你了。”我也豪爽地对他说：“张兄放心，你女儿如此优秀，我自当尽心栽培，促其成才。”

研一的新生主要是修课。系统科学学院本身设立的课程不多，学生可以选自动化学院、数学学院或其他学院的课。我的本意，张茜茹自动化背景强，宜选些数学课程以增强基础数学训练；而李招弟本是学数学出身，应增加一些自动化方面的知识。但在她们选课时却遇到了麻烦：张茜茹不愿意选数学学院的课，她坦承自己不喜欢数学，还怕成绩受影响。我不好勉强她，最后，只选了数学学院的一门偏应用的课“数值分析”。李招弟则相反，她对数学痴迷，准备选“代数拓扑”与“李群李代数”等近代数学的课程。我告诉她这些课非

数学专业的博士生是很难通过的，况且，她必须修本专业的基础课。在答应去旁听自动化的两门课程后，我在她的选课表上签了字。我有点不好的预感，真没想到，这两个学生都有点“刺儿头”，不太听话。

四、眩目的优秀学生干部

学校的迎新晚会上，张茜茹出尽了风头。那天，她化了得体的淡妆，身着一袭黑色夜礼服，浅白色的高跟鞋，让本来就高挑的身材更显飒爽飘逸。她一登台，就让台下的华清学子们眼前一亮。她表演了钢琴独奏曲：贝多芬的“献给爱丽丝”。我是乐盲，但台下听众的热烈掌声或可说明问题。她很快就进了清华大学的校交响乐队。还被拉进校学生会文体组。

她社会活动多，交际广泛。虽然有同学反映她傲气，但许多同学还是愿意跟她接近。从第二学年开始，她就担任了学院的学生会主席，后来是清华大学学生会副主席，直到毕业。她多次得到优秀学生干部奖。在全校师生眼里，她就是一颗耀眼的明星，更是多少男生明追暗恋的对像，一些人私下称她为校花。

五、默默无闻的她

李招弟性格内向，还带有些许固执。从修课开始，我多少有点替她担心。我几次问她关于修课的情况，她都以“还好”，“还行”相答。只是说因为系统科学学院的同学都不修她选的这些课，还难找到同学讨论。我自己从小喜欢数学，在国外留学期间虽然身在系统科学系，也选修了许多数学系的博士课程。而系统科学系的同学，大都怯步于数学系的课程。我深知与系统工程类的课程相比，数学院的那些核心课程都难啃得多。

我同她讨论过几次她的数学课程，发现她数

学功力确实不一般，应该说，远远高出了系统科学学院学生的平均水平。从杨敏和其他同学处听说，她非常地用功，除了教室 - 食堂 - 图书馆 - 宿舍，甚至连周末也几乎从不外出活动，成了学院出了名的书呆子。到了期末，虽然成绩不算突出，但她终于还是顺利通过了所有的课程考试，这也让我放了心。

六、资格考试

硕转博的资格考试对申请硕博连读的学生生死悠关。考过的学生可以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而考不过的学生则只能以硕士学位毕业。与入学考试不同，博士资格考试是学院出题，不考数学类的基础课程，只考系统科学相关的专业课。

资格考试是很残酷的，因为名额的限制，一定比例的学生要被淘汰。精明的张茜茹坦承她当初就知道此事，所以不肯选数学类课程。这回该李招弟紧张了，几门专业课她都只是旁听，考试对她是一个不小的考验。考试前的那个暑假她没有回家，恶补专业课。

资格考试刚结束，张茜茹就来找我。她说那个暑假回家，她母亲生病住院，结果整个假期都在医院陪护。回来后又参加北京市高校的辩论比赛，一直没好好复习，考砸了。她在我办公室掉眼泪，让我有点心酸。这孩子会来事，每次回家，都会给我带点上海特产。平常嘴巴也甜，让你觉得舒服，有时甚至会有点心跳……我只好安慰她，让她放心，说我会尽量帮助她。

最后的考试结果终于出来了，她们俩人都处于临界状态，成了“生死劫”。院学术委员会让我去做个详细的情况说明，以决定取舍。我想好了，张茜茹是无论如何都要保的，至于李招弟，尽量争取吧。次日的会上，院学术委员会无一例外，一致同意让张茜茹过关，这让我放下了心上的一

块石头。

至于李招弟，学术委员会主任王教授说：“由你决定，如果你不要，明年招生可以另给你一个名额。”于是，皮球又踢回到我脚下。我招生一向以严厉著称，这回两个学生都没考好，又都是女生，如果我决定都要，怕有说闲话的。思来想去，还是决定放弃李招弟。为了让她“退而无怨”，我准备和她谈一次。我为这次谈话做了充分的准备。

那天，我从她修的课程聊起，问了她几个拓扑学和微分几何的问题，希望能考倒她。不料她对答如流，概念十分清楚。我觉得近几年的学生里，数学概念这么清楚的，恐怕她是数一数二的了。我只好拿出我的杀手锏：我将预先准备好的两道题拿出来，说这跟我现在手头的科研题目相关。我给你三天时间，你看能不能做出来。其实，这两道题是我当年留学美国时记下的难题，我只是想刁难她，让她知难而退，没指望她能做出来。

三天以后，她给我发了个邮件：“老师，附件是我的解答，不知对否？”仔细看了她的解答，我感到吃惊和意外，她的解答，除一些小瑕疵外几乎是完美的。我真心被感动了！我向院学术委员会做了一个颇带感情色彩的情况说明，于是，我的两个学生都转博了。

顺便说明一下，我们的专业是系统科学。但倘若你问我，什么是系统科学？我还真不知该怎么回答。在中国，系统科学不仅在学术界是官方规定的一级学科，而且，系统科学是一个热门方向。在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的20余年里，从工农业生产、环境、到人口，几乎万物皆被冠以系统工程。华清大学和许多高校的系统科学学院都是在那股热潮推动下成立的。

就我个人感觉，系统科学是在钱学森的推动下产生的。我不怀疑钱学森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对两弹一星的巨大贡献。他创立系统

学的思路也是合理的。但就我个人的判断，系统科学还远未成熟为一个新学科方向。它缺少基于严格数学的基本理论体系，也没有行之有效的工具或算法。系统科学是一些人借钱学森之名强行推出的一个“人造学科”。中国人对权威的盲目崇拜是中国文化的一大弊端，它限制了科学文化的百花齐放，压制了小人物的创新精神。

作为系统科学学院的一个教授，我对系统科学有我自己的看法，那就是：系统科学 = 自动控制 + 数学。控制界的大师卡尔曼说过：从以往近百年的发展历史看，在弄清了物理模型之后，控制论中任何问题的真正解决都是由于它后面所涉及的数学问题被解决了。我很同意这句话，因此，对学生的数学能力比其自动化方面的专业知识更重视。

七、李招弟的课题

博士资格考试过后就该是博士论文的开题了。我给张茜茹的题目是“逻辑网络控制”，这个题目相对容易一些，我自己也比较有把握。给李招弟的题目是“博弈优化”，后者不确定性较大，我自己也没有答案。为了互相有个讨论，她们每人都参加对方的课题，这样，也可以增加双方的论文数。这种做法在高校很普遍。我分别给她们几篇相关论文题目让她们读，读完写开题报告。开题报告的答辩顺利通过，她们就正式进入了博士阶段以学术研究为主的学习。

我们每周有一次讨论班，学生轮流报告自己科研工作的进展情况。平时，学生们随时可以到我的办公室找我，我也随时可以叫他们来办公室讨论。我办公室的门钥匙就挂在学生公用办公室门后，每个学生都可以进我办公室，这是惯例。

果不其然，李招弟的课题遇到了一个麻烦。她想证明一个算法的收敛性，但一直找不到方法。

我也帮她想过，但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好方法。我听做数值算法的老师半开玩笑地说：在数值计算中，有效算法的收敛性都证不出来，能证出来的都是没用的。这是因为实际问题很复杂，而理论证明则要做许多简化。就劝她用仿真代替证明，继续往前做。她却一根筋不肯放弃。就这问题一拖两、三个月，我都有点急了。突然一天，她跟我说，她想出办法来。我催她赶紧整理出来。

就在这当口，她突然接到老家电话，说她母亲出了车祸，要她赶紧回去。她匆匆忙忙请假回家了。她走了一周之后才给我发了个邮件，说她母亲伤势重，她还需要在家一段时间。我只知道她家在吉林省山区的一个小镇，交通不便。虽然着急她的课题，却也无可奈何。

接下来的一次讨论班上，张茜茹说，李招弟的那个算法的收敛性，她有一个证明方法。她把大意说了说，我一听很有道理，就让她尽快整理出来。我有点奇怪，这个方法数学技巧性很高。凭她的数学基础，似乎达不到这个水平。我事后专门问了：“这个方法你是怎么想出来的？”她承认说：“我和郝师兄讨论过。”这给了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因为郝剑秋的数字功力也是很不错的。李招弟还是没有回来，她的论文则由张茜茹接手了。投稿前张茜茹要求把她和李招弟的名字换个序，由她当“一作”（第一作者），学术圈都知道一作的重要性。我觉得也合理，就同意了。论文投到系统与控制领域的国际顶级刊物 *Automatica*。

两个月后，李招弟才回来。期间，我催了她数次，她总说母亲没人照顾，这多少让我有点恼火。那天正好有讨论班，她进来了。我先简单问了母亲的情况，她说母亲已经出院，家里已安顿好有人照顾她了。我把这两个月的不满全都发泄出来，当着大伙的面，责备她这么长时间也不联系，自己的课题也不管。她强调，母亲没人管，走不开。

我听她说过她有个弟弟，高考没考上，在家复读，就说：“就算你父亲忙，你不还有个弟弟在家吗？他就不能照顾你母亲了？”她没再吱声，眼泪一下就涌了出来。我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八、李招弟的身世

第二天，杨敏到办公室找我。她对我说：“老师，你错怪李招弟了。”从她口里，我才知道了李招弟的身世。李招弟的父亲是县教育局局长。她的母亲原是县一中的老师。当她两岁的时候，她的父亲爱上了县一中的另一位老师。她的父母就离异了。她母亲受不刺激，就离开了县城，到一个边远小镇当了小学教师。而她就跟着她父亲生活。

她的后妈对她很不好。开始，她父亲还总护着她。但后来，有了一个弟弟之后，她父亲就将全部的爱都放到了她弟弟身上。在那个家里，尽管衣食不愁，她却得不到温暖……

考上高中后，在她的坚持下，她住校了。她把心事都放在学习上，即使周末，也不常回家。一次周末，她跟同学闹了点矛盾，特别想家。可当她匆匆回到家里，房门却锁着。她在门口等了一回儿，就决定去找她母亲。

冒着风雪，走了十几里山路，又搭了一段顺路的拖拉机，她才来到那个小镇。母亲同宿舍的老师告诉她，她母亲在她男友家。母亲的男友是她的同事，家里有一个跟她一般大的男孩。她找到母亲，母亲不愿意让她多呆，塞给她几十块钱，就让她离开了。刚离开母亲，她就忍不住泪流满面……。那天，她都不记得是如何回到学校的了。

到她满十八周岁的时候，她母亲跟她的男友分手了。在母亲的请求下，她决定跟母亲一起生活，从此，她和母亲相依为命。不过很快，她考上大学又离开了家……

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些故事，觉得自己那天的

态度有点过分了。心想，以后找个机会向她道个歉吧。

九、论文风波

那篇论文的审稿意见很快就下来了，要求修改。这天，李招弟拿着审稿意见和她的一摞打印稿来找我。她说，那篇文章的主要结果，也就是那个算法收敛性的证明，是她给出来的。她的根据是：审稿意见中指出的一处笔误跟她的原稿一模一样。

我向张茜茹求证这件事，张茜茹不承认。她说，这些文件经常拷来拷去，怎么就能证明李招弟手头的文件比自己的稿件早呢？我将此意见转告李招弟。李招弟蹙红了脖子，半天说不出一句话，一摔手，出了我的办公室。研究生们都在一个大办公室，经常你到我机器上拷个文件，我到你机器上跑个程序，这个官司，还真是没法断。最后，我只好对李招弟说，论文已经送审过了，改顺序是件很麻烦的事，这篇文章就这样吧。李招弟也无可奈何地点了头。

二审之后，论文被顺利接受了。论文的一作是张茜茹，二作是李招弟。其实，在我心底，更相信李招弟是那篇论文的主要作者。

十、恩恩怨怨

出了论文这档事，张茜茹和李招弟的关系降到了冰点，此后，李招弟连话也不跟张茜茹说，二人形同陌路。

李招弟的母亲是骑车时被一辆电动车撞上的，骑电动车的是一个十五岁的孩子，他借了同学的车，还不太会骑。虽然交通警察判定他全责，可他家住农村。李招弟到家的那一天，小孩父母带着他到医院看她母亲。又是陪不是又是下跪，最后，留下三千块钱，说是找亲戚凑的。后来，一位法

官带李招弟去过小孩家，他家真是家徒四壁，李招弟只好庭下和解，自己承担起医护费用。

李招弟返校后，她母亲还不能下床，生活无法自理，只有顾人照料。家里的存款很快就用尽了，母亲来电话要钱，李招弟无计可施，差点没被逼疯了。杨敏将此事告诉张茜茹，张茜茹用李招弟的名义给她母亲汇去了五万元，解了李招弟的燃眉之急。李招弟知道后很感动，从此，她们俩冰释前嫌了。

论文风波过后，李招弟似乎对我不满而总躲着我。一天，我收到她的一个邮件：“陈老师，数学学院的肖秧老师邀我合作一篇李代数的文章，是否可以？”收到这封邮件，我有点恼火。首先，这称呼就不对。学术圈的潜规则：“某老师”是对老师的泛称，学生对自己的导师，只称“老师”，不加姓，这或许是表示亲切吧？另外，邮件的内容似乎有想换导师的意思。我这人有几分傲气，想走不留。于是立刻表示同意。

肖秧是一位留法归来的年轻教师，回国不久就被评上“海外优青”。他风流倜傥，博得不少女生的青睐。李招弟修过他的李群李代数课，所以认识。此后，李招弟常往数学学院跑，但她似乎没有“炒我鱿鱼”的意思。一次，在讨论班报告她近期工作，她提到肖老师对她的工作很满意，答应只要她把非方矩阵李代数完善了，就让她当论文的一作。我也为她高兴，如若再发表一篇SCI一作，她博士学位的论文要求也就满足了。

不久后李招弟告诉我，她的那篇论文接受了。只是她被排了四作，肖老师和他的两位学生占了前三位。她虽然不满意，但肖老师又给了她一个题目，说这篇文章完成后一定是她的一作。我怀疑肖秧在利用她，可又不便挑明了，心里觉得她太单纯了。

一次，杨敏对我说：“老师，你提醒李招弟一

下吧，她跟肖老师走得太近了。”据她说，昨晚，李招弟对她说，肖老师请她和几个学生吃饭。结果，她一宿未归，早晨回来，还满口酒气……。我把李招弟找来，她坦承，肖秧是她男朋友。肖秧未婚，我也无话可说。

一天，肖秧突然被公安局机关拘留了。事情很快就传遍了校园，据说是他前女友告发的。事情经过是这样的：他的一个女友已经怀孕了，却发现他跟别的女子有关系。她偷偷跟踪，发现他跟多名女学生都有男女关系。一气之下，就跟他摊牌。肖秧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宣布和她分手。这个女孩很有心计，将此前她掌握的肖秧在申请海外优青时花钱买通评委的事端了出来。铁证如山，肖秧栽了。

李招弟被这件事击垮了。她以泪洗面，躲在宿舍里三天没出门，谁劝也不听。杨敏来找我，我只好出马，上宿舍认真和她谈了一次话。我告诉她，她是受害者，只是年轻单纯、择友不慎，并无大错。我还

告诉她，我当年曾是个问题少年，受过处分。我跟她谈了我当年走出心理阴影的经历。或许是我的真诚感动了她，我起身时，她含泪说了一句：“老师，谢谢您！”

此后，她更加心无旁骛地专注于学术了。不久后，她又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结果。这件事之后，我与她的关系明显改善了，她有时会跟我谈一些心里话，我对她的印象渐渐改观了。我其实对她的数学功力和学术上的执着还是很欣赏的，似乎在她身上看到了一点我年轻时的影子。

十二、郝剑秋的一篇论文

郝剑秋是我比较欣赏的一个学生，他不仅有很好的工程直觉，又有相当扎实的数学基础，他的科研，一直做得很好。最近，他做了一个飞行

器机组队形控制的结果，他在讨论班上做了几次报告，我也很满意。

一天，他跑来对我说，他想邀请张茜茹参加他的项目，帮他做一点仿真。本来，一个大组的师兄弟姐妹之间的这种合作是再正常不过了，可我听说他一直在追求张茜茹，就多了一份心。于是，我就问了一句：“不是你献殷勤，一厢情愿吧？”他的脸一下就红了，连声说道：“不不不，是她自己提出来的。”于是，我自然表示同意。

仿真的结果很成功，支持了理论公式。仿真图也做得很漂亮，为文章增色不少。我对他们的这项工作十分满意。待到要投稿的时候，郝剑秋又跑来对我说，“老师，这篇文章能不能让张茜茹当一作？”我有点吃惊，问他：“是她的主意？”他回答说：“她没这么说，是我自己愿意的。”既然是这样，我还能说什么，自然也不反对。这篇文章投了 IEEE TAC，是国际自动化领域的另一个顶级刊物。没费太大的劲，这篇文章就顺利发表了。

凭着两篇顶级刊物的一作，张茜茹被评上教育部的优秀博士生奖学金。跟着沾光的还有我，主要是由于她的这份荣誉，我也被评上了学院的优秀博士生导师。那天，张茜茹请全组师生到全聚德聚餐，大家频频举杯，大快朵颐。我看到李招弟一个人默默地坐在一旁，不禁提醒道，张茜茹的成功也是我们整个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张茜茹很快明白了我的意思，立刻起身举杯道：“这一杯感谢我的师兄郝剑秋，还有我的闺蜜李招弟！”大家举杯，我突然心中一动，此时能有几人醒？

十三、郝剑秋的告白

郝剑秋毕业前顺利得到北京自动化大学的讲师职位。这几年求职不易，而北京名校的教职工位置更是一席难求。他的成功是凭自己过硬的学历和出色的科研成果换来的。

答辩过后，他在几个好友的帮助下做了一件轰动全校的事。月光下，他跑到张茜茹的宿舍楼前，点起一圈心形的蜡烛，向张茜茹求爱。他的朋友带节奏，领着一帮看热闹的齐声喊：“张茜茹，嫁给他！”“张茜茹，出来！”终于等出来了张茜茹的室友小曲，她手里拿了一张烫了金边的邀请卡，边将卡递给郝剑秋边说：“张茜茹小姐因事外出，她诚邀郝剑秋先生明天到苏浙汇酒楼相会。”郝剑秋的朋友上楼证实张茜茹不在后，他们只好体面地鸣金收兵了。

第二天，郝剑秋满怀希望依约前往，张茜茹十分客气地感谢了他这几年对她的帮助。然后，她明确地拒绝了他的求爱。告诉他，他们俩性格不同，不合适。她还振振有词地说，她从来没有答应过当他女朋友，因此，他们没有“分手”这一说。她说：“只要你愿意，我们今后还可以是好朋友。”他心里不服：三年来无数次校园小径的细语漫步，从晨曦到星辰下一次次教室里的耳鬓厮磨，他为她做的那一切，难道都可以一笔抹煞？可她说的也难以驳回……他们平和地结束了这顿晚餐，分别于校园的叉路口。

郝剑秋来我办公室跟我辞别的时候，向我倾诉了他的心中的郁闷。我安慰他说：“不是你不够优秀，是她太自负了。她以后或许会后悔。”我想起他那篇文章，就问他：“是不是张茜茹要求把她当一作？”他明确表示：“她真没这么说，只是反复诉说她缺一篇一作去申请优秀博士生奖学金。或许是她挖了坑，但最后是我自己跳进坑去的。”

他突然提到：“老师，有件事我觉得还是应该告诉你。李招弟那篇文章，最早张茜茹给我看的的确是李招弟后来拿出来的一摞打印稿，我们是根据那上面的内容才弄清证明的……”我一下陷入了沉默，虽然我曾猜想过这种情况，但心底却有意无意地去避免面对。都是自己的学生，相安

是福呀。

犹豫了半分钟，我终于决定了。我说：“这件事你最好不要再提了，都是自己师兄弟姐妹，闹矛盾不好，传出去更不好。况且，她刚拒绝了，你说这事，人家会误解你是报复……”他说：“老师，我听您的。但我觉得，张茜茹就是一个高智商的利己主义者。”我嘱咐他说：“你对外千万别这么说。”我想，她毕竟是我的学生，我有义务保护她。

十四、毕业

毕业前的半年，张茜茹和李招弟都开始找工作。凭着 985 大学的第一学历，清华大学的博士，教育部优秀博士生的头衔，张茜茹在求职的道路上简直是所向披靡。虽然得到了几个 Offer。最后，还是她的父亲帮她联系了中国科学院上海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据我所知，这个研究院一般只招海外博士。但这次却破例要了她，并答应入职后先送她到美国做两年博士后。她宛如踏上了铺满了鲜花的红地毯，真的是前途似锦。

我为她高兴，但还是有一丝担忧：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以理论研究为主，她的数学基础能胜任吗？研究院的竞争那么激烈，我只能为她祈求上天的保佑了。忽然想到，如果让李招弟去，我一定放心。她的基础、能力，还有兴趣，多么适合这个位置呀？

李招弟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她发了几十份简历，得到的回复却寥寥无几，偶有面试后也没了下文。我给她写了很强的推荐信，但我只是个没有帽子的教授，人微言轻。我曾经给她一个建议，让她推迟答辩，这样至少可以暂时不至于衣食无着。但她拒绝了，她说：“老师，您护得了我一时，护不了我一世。人生的路，只能靠自己走。”她至今还在求职的路上，我也只能在心底为她祈祷。

叔本华说过：“机遇之神以无与伦比的技巧向

我们证明，与它的恩惠与仁慈相比，任何才华能力都是微不足道的。”我不知道，在人世间，造物主是如何给每个人指派命运的？但我知道，在命运之神面前，我们是多么的无能为力呀！

(本故事纯属杜撰，切勿联想。)

程代展，2023年8月6日于北京



【作者简介】程代展，清华大学本科毕业，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硕士，美国华盛顿大学博士。研究兴趣包括：非线性系统微分几何控制理论，哈密顿系统，多自主系统，布尔网络控制，有限博弈等。发表论著 17 本，期刊论文 300 余篇，会议论文 170 余篇。曾任中国自动化学会理事，控制理论专业委员会主任，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 (IFAC) 会士，理事，IEEE 会士，IEEE CSS 执委会成员。两次领衔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二等奖 (2008, 2014)，并获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 (个人) 金质奖章 (2015)。此外，还获省部级一等奖 2 次，二等奖 5 次，三等奖 1 次。论文曾获由 IFAC 颁发的其旗舰杂志 *Automatica* 三年一篇的最佳理论 / 方法论文奖 (2008—2010)，为迄今唯一由华人学者完成获该奖的论文。